

香港人家

HONG KONG

逢星期日刊出

梁榮華戴上專程為
本月十二日的國際
賽馬日表演而訂造
的印第安頭飾

激鼓樂社的標誌是一團熊熊燃燒的烈火，而創辦人梁榮華（Ban）精通世界各地的鼓樂器，他說，自己對鼓樂的熱情，就好似紅火般熾熱。

文：毓書
圖：林良堅，部分由受訪者提供

梁榮華 迷在鼓裡 打出天地

鼓樂激勵

走出婚姻低谷

55歲的Ban醉心鼓樂40多年，年輕時家境清貧，不惜一日只睡三、四個小時，積極賺錢學鼓、買鼓。十多年前成立鼓社，至今已經有逾千隻來自世界各地的鼓。他形容自己是「世界吸」，集眾家之長，創自己獨有的風格。他希望有日可集合500人來一次大型鼓樂表演，不為創紀錄，只希望將鼓樂文化推廣開去。

「小學六年班，因為家窮要去夜總會工作，台上有脫衣舞表演，但我被後面伴奏的非洲鼓聲深深吸引。」從那一刻起，Ban與鼓結下不解之緣，再也戒不掉。當時工會免費教打中國鼓，只給會員學習，「難得見到有小孩那麼熱衷打鼓，所以收了我一起學」。因為要懂得音樂原理、看五線譜、節奏，他還一併學習其他樂器，二胡、古箏、揚琴、琵琶等等。直至14年前認識一班打非洲鼓的朋友，兒時非洲鼓的記憶被喚醒，「這群非洲人玩的就是我當年想要的，我就一直跟着他們學」。

由於音樂在當時賺不了錢，家境也不富裕，曾經是游泳運動員的Ban唯有早上四、五點起來當教練賺生活費，晚上鑽研音樂到凌晨兩三點，每天只能睡3到4小時。「兩個都是我的興趣，不可以放棄任何一個，音樂也不能讓我生存，20到25歲我每天就這樣過，當時只有一個信息，就是太窮，所以同自己講：不可以好像以前那樣窮。」



19歲的黃芷蔚跟Ban學鼓8年，現在成為鼓社的助教。她說，打鼓很開心，即使雙手流血、長滿繭，也不願放棄。

儲錢買鼓 三餐吃雞尾包

教游泳賺到的錢，除了交家用，一日三餐捱雞尾包，存夠錢全部用來買鼓。說起買下第一隻鼓的心情，他仍顯得喜上眉梢。「簡直想抱着它睡，喜歡得不得了。」當時一隻鼓要3000多元，他笑言：「當時黃金都只是一千元一兩，我用幾兩金買一隻鼓。」

學音樂後，Ban經常四出表演和推廣非洲鼓，但都是免費的。他自嘲：「當時那樣的水平哪有人肯付費啊？」最初在尋找推廣機會時還經常「撞板」，「人家一聽就立刻說『不需要不需要』，不知道非洲鼓是什麼，覺得很吵。」即使是在教會，「我一打，牧師已經婉轉地說：『你坐那邊去好嗎？聲音太大了。』那邊就是廁所門口。」他無奈地說，這些待遇是否和被拒絕差不多呢？

Ban沒有因此灰心，他告訴自己是因為未達水準，做的東西不是別人要的。想推廣非洲鼓的決心，讓他堅持到商場、學校做義務表演，教學生打鼓，介紹非洲鼓的歷史；他還自行改編非洲鼓節奏迎合香港人的口味。

掌聲肯定 「練到死都值」

12年前成立激鼓樂社，Ban不諱言存有私心。「我是單親家庭，想有其他小朋友陪我兒子成長、一起開心。」豈料越來越多人，學生不下500人，鼓樂器也從五六十個累積到現在千多個。日本太鼓、中國鼓、非洲鼓、韓國鼓、少數民族鼓。一有時間就到世界各地買鼓、學習。全部鼓都是自己存錢買，他笑言：「否則怎麼會搞得一無所有？」

與非洲朋友打鼓 (受訪者提供)



這套服裝以漢服為基礎，融入蒙古族和日本民族風格，象徵香港的多元文化特色。身穿這套服裝打鼓的湯的兒（左）學了鼓近十年，她形容Ban就像家人，教鼓時很嚴格，自己從他身上還學習到如何做人。

場地所限，鼓社只能在工廠大廈的走廊練習，沒有冷氣和新鮮空氣，成員每次都練到一身汗。每次練習時間通常是15至20分鐘，有一次沒有叫停，學生邊練邊互相鼓勵，到最後每個人都受傷都流血。Ban感觸地說：「我現在一無所有，幸而還有這群小朋友、有鼓。」他相信現在鼓社所做的，香港再沒有人願意做，這班小朋友就在做同齡人不願做的事。

國慶、國際賽馬日表演，Ban的鼓社現在經常受邀演出。讓他印象最深的是十多年前沙田馬場周年慶的表演，那是第一次有大型表演邀請他們，他表示：「好緊張，簡直是興奮。有這麼大型的機構邀請你去表演，是職業性的付費邀請，還可以自由發揮，從未試過！這麼多年了，終於有人肯定。」

去年H1N1甲型流感時期，他在會展為國際醫學會議的表演綵排時，行政長官曾蔭權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專程前往觀看，特首連聲稱讚。表演結束後，全場觀眾掌聲雷動。「當場眼淚就流出來了，是一個國際性場合，觀眾給了我們最直接的反應，再多的錢都比不上這個，練到死都值得。」

最大夢想 500人齊擊鼓

有不少明星藝人和「有來頭的人物」都是Ban的學生，但鼓社看不到一張和他們的合照。「我不需要靠他們提高我們的地位，而是靠自己的實力。」他至今仍是見到新鼓就想學，花再多時間也是值得，但年紀大了，希望交給兒子和學生去做，在創作時亦加入年輕人的想法。

他不願意用「艱難」來形容自己的經歷，自從選擇音樂，「我根本沒有好日子過過，不知道什麼叫艱難。」大家都在睡覺的時候，他已經起床工作，雖然在外人看來很辛苦，但他卻經常把幸運掛在嘴邊，因自己可以一直從事最喜歡的工作，為自己帶來快樂。

香港沒有鼓樂方面的傳統，他便做一個「世界吸」——吸收各種精華，創造自己的文化特色。總結自己的打鼓風格，是吃得苦、多元化、野性不羈，希望讓更多香港人認識。Ban透露：「希望有個場地，可以500人一起表演，不是創造紀錄，而是打出我們的文化。這是我一生的夢想，我已準備好。」

學鼓40多年，只要說起與鼓有關的話題，總能看到Ban喜形於色。要他放棄音樂簡直是不可能的事，甚至沒有動過半點念頭。但他卻因為當年妻子的離開，差點放棄自己的生命。鼓樂讓他重新站起來，現在更不遺餘力地幫助「邊青」重回正軌。

30多歲時，婚後幸福的家庭生活，讓Ban放下自己最喜愛的事，「家裡有很多鼓，但很少碰，回到家就是抱着兒子看電視。」太太的離開給了他沉重一擊，原本完美的家庭突然破滅，他甚至想以死了斷。自己和兒子都要看心理醫生。「兒子那時整天推着玩具車說要『撞死媽咪』，好恐怖。」

「鼓」勵邊青回正軌

有次去教會看到有人玩音樂，激勵他重回鼓樂懷抱。他分享說，若遇到挫折，最重要是找到自己喜歡做的事，從悲傷中跳出，鑽牛角尖只有死路一條。「想寬一點，是另一片天

空。」他還開玩笑地說，感謝太太的離開，讓他重新開始打鼓。

現時鼓社中有不少邊緣青年，有一個經常偷錢的男孩，無論朋友、家人和老師都判他「死刑」，人人厭惡。「我當場抓住他（偷錢）都不知多少次了」，好多人勸Ban趕他走，但他沒有這麼做，反而耐心引導他、講道理，了解他背後的原因，成功讓他重返校園，也杜絕了一切不良嗜好。

Ban亦曾經邀請得生團契的20個改過自新的青少年，一同參與亞洲小姐選舉的表演。「人人綽綽有餘，起勁地練，完全不停下來。」表演前三日試服裝，導演發現這些青少年身上都有紋身，「左青龍右白虎」，即時不同意他們上台表演。當時每個人都哭了，他們很傷心失去了一個告訴家人「我有改過」的機會。Ban說，他很喜歡與人分享這個故事，希望起到警示作用：「有些事情做錯了，沒得回頭。」

子承父業

以鼓助人

Ban和兒子梁楚弼之間，維持着獨特的父子關係，勝似朋友。在梁楚弼的心目中，爸爸是偶像，無所不能。Ban則希望子承父業，無論以後從事哪種職業，鼓樂始終是自己的根基，並用它來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。

由於妻子突然離開，父子倆一直「相依為命」，梁楚弼5歲就跟着爸爸到處奔走，無論是去教游泳或鼓樂表演。「一開始也不是跟我學打鼓，而是跟着我到處去。」Ban說，他也不知道兒子究竟是否喜歡打鼓，可能只是潛移默化。Ban坦言，兒子的聽話程度超乎了自己所想求，他的叛逆期在困難時期度過，跟着爸爸到處賺生活費，比同齡人更早「生性」。他說，有次自己貪心想買多層樓賺錢，結果銀行突然不借貸，被迫要帶着兒子向親戚借錢。「我一直在兒子面前是以超人形象保護他，但那次我們被人當眾侮辱，死忍着撐到回家抱在一起哭。」Ban自我解嘲，這可能是自己最差的一天，但讓兒子成長。

父子情深 愛兒眼中偶像

梁楚弼眼中的爸爸，是一個很值得尊敬的人，能幹、有頭腦、幽默，是自己的榜樣和偶像。「一般的家中未必會有這麼好的父子關係，現時好多家長過分保護孩子，爸爸的方法卻是讓我『撞板』，然後會扶起我，讓自己學



Ban和兒子 (受訪者提供)

到更多。」

雖然小時候對打鼓的興趣一般，但現在梁楚弼已把鼓歸為生命的一部分，不能放棄。在城市大學心理學畢業後，現時25歲的他正在香港大學修讀社會科學研究生，鑽研用非洲鼓幫人減壓和治療情緒問題。他曾用這個方法幫助鼓社一些有情緒問題的小朋友，親眼看到他們的轉變，還有些不敢與人打交道的，也變得越來越有自信，讓他感到非常滿足。

「家長很放心把孩子放在鼓社，因為這裡不單是教他們打鼓，而是用心去栽培他們，從身心、社交等各個方面（幫助他們）。」梁楚弼說，即使以後有另一個事業方向，也只會像一棵樹新生長出的樹枝，他始終會以鼓社為根基。

下周馬場表演「聯合國」鼓樂

下星期日，Ban和他的鼓隊將迎來另一場大型表演，融合十多種不同地方的鼓，給市民帶來視覺和聽覺的盛宴。

本月12日在沙田馬場將上演一場國際賽馬盛事，來自世界各地的名駒將與本地頂尖馬匹角逐各項殊榮。香港賽馬會邀請Ban和他的「激鼓樂社」擔任開場表演嘉賓。

Ban和他的鼓社成員，上月初開始構思和練習，特別創作了一段融合超過十多款世界不同地方鼓樂的表演。他說：「到時會有至少40個14至25歲的青少年一起接連表演印第安紅番鼓、日本太鼓、中國鼓、韓國鼓、法國及英美軍鼓等，相信在香港很難得可以這麼近距離看到如此傳統的日本太鼓表演。我們還會留十幾隻鼓讓市民試打。」

本次表演的服裝也是由Ban一手包辦，專程訂造了十多個價值500至700美元的印第安人頭飾，還設計了多種民族元素結合的服裝。甚至



本月十二日的表演排練

自己造鼓，因為鼓皮特別厚，將以激昂的鼓樂震撼全場觀眾。

完成這個表演，Ban的下一個大計，是希望明年7至8月間，可邀請到來自中國內地、港、台與日本的藝術家同台舉行音樂會。

沙田馬場國慶日表演 (香港賽馬會提供)